



孙海翔
短篇小说集

卷子

• 孙海翔 著 •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孙海翔
短篇小说集

卷子

• 孙海翔 著 •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拳手:孙海翔短篇小说集 / 孙海翔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27-06620-0

I . ①拳… II . ①孙…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893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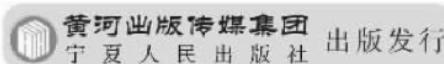
拳手——孙海翔短篇小说集

孙海翔 著

责任编辑 赵学佳

封面设计 齐玉成

责任印制 肖 艳



出版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4005

开 本 720 mm×980 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620-0

定 价 40.00 元

说梦者在梦中翱翔

(代序)

张学东

最初接触到孙海翔的时候，是在 2008 年左右，这个外表憨厚朴实的西北汉子，总是很真诚地跟人说话，眼神中流露出对文学特有的那份执着，当然有时候也不乏迷茫。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孙海强，尽管前后两个名字仅有一字之差，但也从中透露出某种玄机，比之“强”字，“翔”字似乎更具空灵和梦幻色彩，也更符合文学性的表达；抑或是在创作道路上渐渐有所领悟的他，毅然决然地要跟以前那个看似强大的孙海强作别。

孙海翔以前给我讲过有关他的文学梦。在那个纠缠不休的梦境里，他总是激情澎湃，潜心创作了一批好小说，鲜花和掌声不断，可一觉醒来，一切都成烟云，坐在电脑前的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便时常叹息，自己何日能圆一个大作家的梦。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会雄心勃勃，可一旦面对现实生活的纷繁与历史的芜杂，真正能将生活的细枝末节一把抓住，又能够点石成金，却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在我看来，孙海翔的焦虑感并不比任何人少，但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遭际，使他看上去显得困惑而愁苦。事实上，这种状态可能也是绝大多数写作者的状态，梦想是一回事，可面对现实却又往往无能为力。写作本身除了能够实现个人创造、与人分享的愿望外，更大程度还在于，它或多或少能解决写作者自身的困境和焦虑。卡

卡夫卡不论写小职员格里高利变成了甲壳虫，还是写处处碰壁无法进入城堡的K，我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作家精神世界里那种不可言说的苦痛与挣扎，由此，卡夫卡引领读者进入到他所处的那个暗黑的现实世界或人类共同的尴尬境地。

回过头再说孙海翔。他自幼生活在富庶的青铜峡地区，这里是闻名遐迩的黄河灌区，盛产优质水稻，比之西海固可谓是衣食无忧之地。而在这里致力于小说创作的作家多数我是熟悉的，孙海翔跟他们平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小说创作。多年来他们有个约定，即谁的小说能被选刊或月报转载，就请大伙狠狠撮一顿，虽说这个愿望至今尚未实现，但我还是为这些追梦者的赤诚和对写作的执着而感动。说起来，这个梦想实在是很小，可是在那个人口稀少街道安静的滨河城市，恐怕连这样的梦想有时也会显得奢侈，但孙海翔似乎从未停止过追梦的脚步。比方说，这些年但凡宁夏作协、朔方编辑部举办研讨会、改稿班，他总是积极热情地参与，像初学者那样认真听课，悉心做笔记，以至于我在这种场合讲课的时候，脑子里时不时就会浮现出他的那个梦。

孙海翔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拳手》中的作品，多半是我以前读过或编审过的。我真正看好孙海翔的写作才华，应该始于《飞翔的猫》。小说讲述了一群乡下少年的虐猫事件，因为一个叫学林的给大伙讲了自己的梦，说猫是会飞翔的，可以从很高的树上直接往下飞，于是，三圆他们就将沈瞎子家的大狸猫装在蛇皮袋里，并在半空中解开袋口，让猫惊恐地窜出来自由坠落。孙海翔这样描述折磨猫的过程：“像发条猛然失灵的钟表的指针，纷乱地横七竖八地旋转着，旋转着，直到我们听到啪的一声……”后来春节来临时，沈瞎子在家里静静地死去，不久他那心爱的大狸猫也绝食而亡，世上最孤独的两个灵魂就这样相依相伴走了。小说表面上看是在迫害一只无辜的动物，而事实上，更深刻的内里却指向了世态炎凉。这种冷冰冰的残酷场景，让人不由得想起先锋派小说家余华和苏童早期的作品，人性的冷酷与少年的乖戾均跃然纸上，着实令人慨叹不已。我觉得，

孙海翔正是凭借这个短篇实现了他写作生涯的一次华丽转身，一如那只身手矫健的猫，在午夜的屋脊上自由地闪展腾挪，尤其是对事物冷静细致的描摹，让人眼前一亮。

此后，孙海翔可谓一路高歌猛进，集束创作发表了《丑驴》《鱼香肉丝》《翼状酱肉》等作品，但我一直有种感觉，情绪过于亢奋对于写作者未必是件好事，我对他的这种印象，正如他给自己另一篇小说所起的名字——“心急如焚”。心急如焚不应该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托马斯·曼曾言，小说是一种慢的艺术。所谓慢工出细活，好的创作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作家能深入到生活的内里，从而使字里行间弥漫着人间的烟火气。坦率地讲，孙海翔驾驭现实题材似乎不及他书写乡土故事更能得心应手，比如他在《飞翔的猫》《丑驴》中所表现出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先锋意识，到了《鱼香肉丝》《翼状酱肉》里就几乎消失殆尽了。我曾就类似问题同他私下交流过，也希望他在今后的写作中能够保持那种良好的质素，特别是在选材方面要慎重，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中去层层掘进，如此方能事半功倍。

好在，喜欢读书又勤于思考的孙海翔，就像一艘飘摇于黄河上的羊皮筏子，在混沌的激湍里旋转起落，最终依然能够劈波斩浪不负众望突出重围。近期发表在《朔方》上的《蹲在树桠上的父亲》，即为明证。皆因母亲做了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整天忙于上工和男人们开会，父亲开始怀疑母亲不守妇道，从一次次的跟踪纠缠，到后来整个人发起了疯癫，最终他竟然爬到村口的大树上不肯下来，成为全村的笑料。由此，孩子们的自尊心大大受挫，他们再也没有喊过这个男人一声爸爸，他们甚至用绳子捆绑他，谩骂他，不愿送饭给他吃，宁愿看他活活饿死。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在作者的娓娓讲述中，撬动的是整个乡村的伦理秩序，尊严和耻辱成为孩子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父子亲情可以全然不顾。更具深意的是，那个表面看似风光无限的妇女主任，在道德层面的滑坡和不堪，却又往往被包括儿女在内的众人所忽略，孩子们在深夜捆绑父亲时扬言

道：“我让你打我妈！我让你给我们丢脸！”这画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很显然，此篇小说或多或少有了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名篇《河的第三条岸》的影子。后者主要讲述了本分的父亲有一天忽然异想天开，他潜心为自己造了一条结结实实的小船，然后挥手告别一家人，从此漂流于离家不远的一条河流上，再也不肯回家。

作为写作者，向那些经典作家和作品致敬无可厚非。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蹲在树桠上的父亲》是孙海翔迄今为止，最完美最灵动的一部成熟作品，这个短篇也再次显示出他在富饶的吴忠平原创作队伍中与众不同的一面。正因为有了如此精妙的构思与先锋质地的叙述，我也更愿意相信，这个总在梦境和现实之间彷徨的说梦者，终将会有自由翱翔的那一天。

是为序。

2016年岁末于银川

目录

CONTENTS

太阳的号叫	001	
秋天的背影	009	
丑驴	023	
阴霾	032	
阿妙	042	
人头攒动	054	
鱼香肉丝	062	
飞翔的猫	070	
翼状胬肉	080	
黄沙弥漫	090	
月光下的二胡	103	
鸥鸟一样跃起	113	
蹲在树桠上的父亲	122	
树上的男孩	133	
倒行五十里	144	
心急如焚	154	
冷风飕飕	165	
水汽迷蒙	175	
紧急救援	184	
		001

天将大亮	195
沐浴液	205
绿钻戒	217
空城计	226
芦花白	239
南下	252
拳手	260
行针	272
暖雪	281
后记	294

太阳的号叫

放学回到村口时，桥头上挤满了人。

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仿佛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我把书包立即抱在胸前，使劲向人群里挤。弟弟也在人群中，我们哥俩像泥鳅一样看见大人的腿缝就向里钻。终于钻到人群的前头，我们的头从大人的腿缝中伸出来，像两只乌龟。

我看见桥头上放着一个麻袋，麻袋里有东西在动。麻袋口用绳子扎着，里面的东西在使劲地东撞西蹿。

队长说：大伙都往后退，马上就打猫了，不要让枪里的砂子伤着了。我们这才知道麻袋里装的是猫。我们随着人群向后退，退了几步又把头从大人的腿缝中伸出来。

队长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把剩下的半支烟扔向了渠水。他的瓦刀脸上的肌肉拧了一下，拿起立在钻天杨旁的砂枪。我们这些孩子们便格外紧张起来，女人们赶紧把脸背过去。

队长端起枪，瞄了一下麻袋，又放下枪，说：这猫还乱动，四虎，你把它放稳，让它老实点。秃头四虎跑到麻袋前，把麻袋摆了又摆，脖子一扭，说：马上就要见阎王了，还乱动，老实点！说完，他又退到人

群前。

长长的砂枪对准了麻袋，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砰的一声，麻袋像被打麦场上的电风扇猛烈地吹了一下掉了下去。人群里呀的一声，接着，人们便向渠边冲去。

麻袋在水面上蠕动着，明显地感觉到麻袋里的猫没有死。过了一会儿，麻袋里的猫拼命地挣扎着。麻袋被砂子打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孔，就像马蜂窝。透过小孔，依稀可以看见猫的腿慌乱而有力地蹬着。

队长吩咐道：给我捞上来，补一枪。

有人说：这猫命真大，还没死。另一个说：猫有九条命，一下是打不死的。

麻袋湿漉漉地摆在桥墩上，不住地滴着水，水滴入渠中，像下着雨。

队长又端起枪。砰的一声，麻袋应声落入渠里。

这次，水里的麻袋再也没动。

看完热闹的人们开始像散戏一样说说笑笑地往回走。弟弟拽了一下我的书包，小声说：哥哥，听队长说，下午还要打，见猫打猫，见狗打狗，要除掉队里所有的猫和狗，像处死苍蝇、蚊子和臭虫一样。

我急忙拉上弟弟往家里跑。

我们的三宝见我们回来了，用头使劲地在我和弟弟身上蹭，边蹭，嘴里边发出呜呜的声音，三宝是在撒娇了。我和弟弟蹲下来，弟弟抱住三宝的头，手不住地在它身上捋着，说：三宝咋办呢？下午打狗队就要来了。

父亲说：看来是免不了的，这次是上面的意思，各队都要除掉猫和狗，一个都不留，要把它们和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样对待。

弟弟不满地说：三宝有什么错，他伤谁咬谁了？

我也气愤地说：一群强盗，好坏不分。

先吃饭吧，看来谁也挡不住，就看下午咋处理了，上午已经打死四只猫和两条狗了。母亲说。

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扒完饭，就到了里屋。

里，把三宝看好，不让它出声，打狗队走远了我们也不把三宝放出来，让它在屋里多待几天。

我说：这个办法好。尽管这样说，可我仍然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

下午两点多，巷子里由远而近传来纷乱的脚步声，打狗队来了！脚步声到我家院门前时渐渐地静止了。我和弟弟屏住呼吸，我觉得胸口像打鼓一般。弟弟抱住三宝的脖子，小声说：千万不要出声。三宝眨了眨眼睛，很听话地站着，一动不动。

门锁着，都下地干活了，走，先到前面去。是队长的声音。

纷乱的脚步声渐渐平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和弟弟趴到院墙上，已经看不见打狗队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另一个巷子里传来了狗叫声。

锁上门，我跑出院子。锁门时，我一再吩咐弟弟把三宝看好，千万不要让三宝出声。已经迟到了，我飞一般地向学校跑去。

下午一回来，没等开门，我就问弟弟：三宝咋样？弟弟说：哥，你放心，好着呢，我已经给它喂了食，正在屋子里呢。

进了屋，三宝摇着尾巴在我身上乱蹭。我抚摸着三宝柔滑的毛，把脸贴在三宝的脸上，三宝的脸热热的，绵绵的。三宝蹲了下来，尾巴卷曲着，形成一个半圆，不住地摇晃着。

弟弟说：你上学以后我就锁好门出去和三元他们去看打狗，下午又打死了两条狗和两只猫，学东家的阿黄那么灵，都让打狗队给打死了。他们硬追到二队，把阿黄拉了回来，打了好一会儿没打死，队长说，狗是土命，要离开地面打，就把阿黄吊在树上，用棒硬硬地打死了。阿黄被打了好长时间，死了以后舌头伸了那么长。弟弟用手比画着。

弟弟给我讲述了好几个打狗的场面。听着听着，我越发惧怕了，三宝咋办呢？

晚上，家里吃臊子面，我和弟弟偷偷把肉拣出来给三宝吃。三宝不住地摇着尾巴。它坐在地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弟弟向空中扔一块骨头，三宝身子一纵，高高跃起，宛如战场上腾空跃起的烈马。它接住骨头，嚼了好一会儿，可骨头太大，于是就把骨头放在地上，翻过来翻过去，极耐心地一块一块地嚼，嘴里发出咯嘣咯嘣的声音。我悄悄地把一

碗面倒在三宝的盆子里。等我盛饭时，母亲说：吃得这么快，你也慢着点吃。

睡下以后，我怎么也睡不着。

三宝是父亲从外地捡回来的。那一年，父亲去兰州，在兰州火车站等火车时口渴，就到火车站外面的面馆里找水喝。当他走进面馆时看见外面有一只小狗。这只小狗浑身脏兮兮的，身体瘦弱得一阵小风都能吹倒。它身上的毛锈得跟毡片一样，一片一片的，像个刺猬。小狗萎缩在饭馆外面的墙角，当父亲走近它时，小狗向前挪动了一下身体，但未走开。就在小狗挪动身体的时候，父亲发现这只小狗腿瘸着。父亲就蹲下身，小狗仍没走，惊惧地看着父亲。父亲到面馆里大声问：外面的小狗是谁的？没人应声。店主说：这只瘸狗可能是谁扔下的，在外面待了一天了，又脏又瘸，谁要呢。

父亲喝完水，小狗依然蹲在那儿。父亲想走，但最终没有走。他抱起小狗，小狗大睁着眼睛，警惕地望着父亲。父亲在它身上捋了又捋，小狗慢慢地变得不再紧张了。

父亲把小狗带到火车上，用拉链大包装起来，只露出个脑袋。小狗很乖，一路上从未大叫过。

父亲回到家，从大包里抱出小狗，我和弟弟高兴地争着抱。可我们一看小狗又脏又瘸很快就失望了。父亲说：先放下，小心它的腿。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小狗放在炕上，找来木板和布条，极其细心地给小狗缠上了腿。

一星期后，小狗能蹒跚着走路了。又过了几天，它完全能走路了。父亲拆掉小狗腿上的布条，它在地上跑来跑去。它身上毡片一样的毛也掉净了，身上光溜溜的，像披着缎子，锃亮发光。晚上，我和弟弟用手在它身上一捋，火星四射。我抱着小狗，小狗身上黄黄的，毛茸茸的。它的两只小耳朵直立着，像两只尖笋，用手一捻，热热的，软软的。这是一只四眼狗，两只眼睛以上各有一粒黑豆一样的黑点，人们都说，四眼狗比一般的狗机灵、凶猛。

弟弟说：给它起个名字吧。

我想了好一会儿，想不出合适的名字。

弟弟说：它以后能看门，能给我们领路，还能解闷，就像我们家添了一个小弟弟，不如叫三宝吧。

我说：好，就叫三宝。

三宝慢慢长大了，身体很健壮。母亲大多给他喂些拌好的糠，有时也拌麸子喂。很多时候，我和弟弟趁父母不注意就悄悄给它倒饭吃。我们宁可少吃些也要让我们的三宝吃好。

三宝竟喜欢抓老鼠，这让我们哥俩和小伙伴们都很惊奇。冬天，田里被犁铧翻过的土岭仿佛鱼身上的鳞片，天热时，我们就领着三宝到田野里玩。三宝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微眯着眼睛，无比惬意。突然，它一个箭步向前冲去，身体舒卷轻灵，矫健如燕，如一道闪电。跑了不远，它用爪子摁住了什么，一抬腿，我们看见一只老鼠向前跑去。三宝又冲上去用前爪摁住，使劲趴着。我们走近一看，老鼠已被三宝抓死了。三宝叼着老鼠，尾巴一个劲地摇着，但并不吃，它在向我们炫耀。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学林说。

这才是我们三宝的本事呢。弟弟头一昂，无比自豪地说。

三宝能抓耗子成了队里与其他狗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哥俩引以为豪之处。

酷夏的太阳像个火球一样炙烤着。中午，我们这些孩子是不睡觉的，在垂柳河边的浅水处玩够了，一个个光着屁股上了岸，在河边滑滋溜溜。滑乏了，一字儿排开，仰面躺在阳光下，脸上、身上糊满泥巴，有的连小鸡鸡都糊得看不见了。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的身体，此时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银桥说：我们到河湾里比赛游泳，咋样？

只有我和学林应了声。因为河湾水深浪大，都说有水鬼，一般我们很少有人敢在河湾里游泳，大人们也常叮嘱我们不要在河湾里玩。

尽管响应的人少，但出于好奇，没有响应的人还是跟我们到了河湾。

银桥先下了水，接着，我和学林也下了水。水很深，我们游得很过瘾。河水一起一浮，微风拂浪，我们伸开双臂像游泳健将一样畅游着。

突然有人喊：柱子被水冲走了！柱子被水冲走了！我们闻声急忙上

岸向下游看。只见弟弟在水里挣扎着，刚喊了一声“救”，就沉入水里。他又挣扎着露出了头，但很快又被浪头打了下去。下面的水太急了，虽然我们能壮着胆子在河湾里游泳，可谁也不敢去救，都急得互相望着。这时，只见一道黑影利箭一样从岸上射向河水。是三宝！三宝仰着头，不一会儿游到弟弟跟前，它用嘴叼了一下弟弟的头发，慌乱中的弟弟手胡乱摸索着，终于摁住了三宝的脊背，接着双手抱住三宝。三宝游着，它的头高高昂起，身体随着水波的浮动一起一浮。从水面上看，它的四条大腿根在动，可以感觉到它的四条腿在水下用力地扒着，三宝好似一只划着桨的小船。

弟弟被三宝救上了岸。幸好，弟弟没有什么大事，他连吐几口水，哇哇地哭了。三宝站在旁边，关心地望着，它的身体一抖，水珠在阳光下像晶莹剔透的珍珠，四散而落。我抱住三宝的头使劲地亲着。

回到家，父亲拿着木锨追撵得我一夜未敢回家。

从那以后，我们全家人对三宝格外关心。三宝是弟弟的救命恩人。救弟弟的事一经小伙伴们传开，三宝便出了名。许多人听说了此事后都说三宝真是一条神狗。

太阳刚冒红，母亲就催我们快起床。

我穿好衣服，正要下床看三宝，有人敲门。这么早就有人敲门，会是谁呢？我忽然觉得事情不妙。

果然是打狗队。瓦刀脸的队长边敲门边说，把狗交出来，谁家都免不了！

弟弟和我急忙穿上裤子去看三宝。

门哐地响了。打狗队到了院子。

三宝不愧是三宝，它比我们反应快，打狗队刚到院子，三宝就已经从屋子里走出来。一看是打狗队，它很从容地眯了一下眼睛，没有叫，好像根本就没有打狗队一样，倒把打狗队的人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队长说：快，给我抓住。随即，打狗队的人挥舞着木棒向三宝冲去。

我和弟弟喊：三宝，快跑！

三宝就跑了，在院子里跑了一圈。突然醒过神的我急忙打开院门，三宝像离弦之箭冲出院门。队长边追边骂：手闲球得很，谁让你开的门！

打狗队跑过的地方，尘土飞扬。

我和弟弟也跟着打狗队跑出院子。

三宝在前面跑，打狗队在后面追，看热闹的孩子们像看大戏一样边跟着跑边叫着。三宝跑出巷子，向垂柳河边跑去。

打狗队赶到垂柳河时，我和弟弟看见三宝向我们望了一眼，接着，它又向村子跑去。

打狗队的人已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在院子里，我们看到三宝蹲在那儿，很安静，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事。

队长说：关上门，这次不能再让它跑了。

我和弟弟喊：三宝，快，快跑！我到院门前往开拉门，队长一推我，我险些跌倒。队长怒道：滚！

三宝并没跑。

队长两手举着棒，像日本鬼子探地雷一样慢慢地向三宝靠近。

我和弟弟忙喊：三宝，快跑，快跳墙！

但三宝依然蹲在那里，眼睛微闭着，旁若无人。队长慢慢地向三宝靠近。在离三宝将近有半米远的时候，三宝汪的一声，扑向队长，一下咬住了队长的手，队长嗷嗷直叫。三宝松开了口，队长甩着血淋淋的手疼得直跳，咆哮着：疼死我了，快，快把门给我关严，打死它！打死它！我和弟弟暗自为三宝叫好。队长捂住血淋淋的鸡爪一样的手说：把两个小兔崽子给我薅出去！打狗队的人便硬把我和弟弟推出了院门。

门哐地被关上了。里面的门栓也被拉上了。他们还找了一根圆木顶上了门。

我和弟弟顺着树爬上了房顶，我们站在房顶上。

打狗队一窝蜂地举着棒向三宝冲去。

三宝在院子里跑着，可是，当它跑到院门前时却发现门被严严实实地顶着，便往回跑。哐啷一声，就在三宝转弯时，一支棒打在三宝腿上。

三宝的一条腿瘸了。它的半截腿像面条一样软软地耷拉着，但它依然用三条腿跑着。

三宝跑到院子后墙根，但后墙根已有两个人把守着，三宝径直向那两个人扑去。那两个人中的一个被扑倒在地，吓得连滚带爬哭爹喊娘。三宝并没咬他们，而是向后墙上纵。可是，当三宝的前腿趴在墙头上时，它的后腿因为一条有伤，颤抖着，使不上劲。我和弟弟喊着：三宝，用力！三宝的后腿一用力，向上蹿了半截，可是，墙上的坷垃被掰掉了半块，三宝跌了下来。

队长喊道：快，抓住它！抓住它！

几个人就冲上去用麻袋捂住三宝的头，摁住了三宝。

他们几下就用绳子套住了三宝的脖子。

我和弟弟从房上下来跑过去抱住了三宝哭喊着：你们不能打三宝，不能打它啊！但打狗队的人狠命地把我俩拉开，队长说：把两个小兔崽子给我提到院子外。我和弟弟挣扎着，被高高地架了起来，抬出了院子。

我们又一次顺着树爬上了房顶。

三宝被吊在我家的沙枣树上。

队长的手已经包好了，他龇牙咧嘴地说：给我打，狠狠地打！他愤怒地咬着牙，一使劲，手疼了，眼睛和嘴巴完全错了位。

太阳像个通红的火球，三宝在火球里号叫着，这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凄厉的叫声，仿佛是太阳在号叫。号叫声响彻了整个村庄。太阳在号叫声里发着抖。过了许久，太阳的号叫声渐渐变弱了，渐渐变弱的太阳慢慢地滴下了血。

打狗队撤出了我家的院子。我和弟弟扑到三宝身上。三宝睁着眼，眼睛里充满了愤怒。过了一会儿，从眼睛里滚出了一颗血泪。

我和弟弟号啕大哭。

在哭声里，火红的太阳也哭了，太阳像一颗巨大的眼泪，一颤一颤的，久久地，久久地挂在天空……